

优昙婆罗花园

文/紫韵

我有一个白色莲花形的玻璃瓶，我把它注满水做了教室的装饰。有一天，我想到孩子们在邪党的社会里，完全生活在一个谎言的世界中，几乎丧失了自我独立思考的能力。这时我灵机一动，想到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一个实验，对，我用这个莲花瓶也来做实验，让孩子们亲眼证实一些事。

上课时，我拿着小瓶子边闻边说：“好香，这个瓶子里是老师喜欢的香水，它是清新的莲花香，你们来闻闻看。”孩子们挨个闻，每个人都：“真的，是花的清香。”所有的学生都闻完之后，我沉默了片刻，在孩子们都非常安静又专注时，我说：“抱歉，这个瓶子好几年了，里面盛的只是自来水而已，也许你们太信任老师了，但它确实没有任何味道，事实就是如此。”当孩子们又闻了一遍之后，惊呼的确是。我问他们：这是怎么回事？他们纷纷举手发言，最后得出结论：当一位权威人士说出一个答案，众人几乎会不假思索的相信，但事实可能完全相反。



我说：“你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大脑，它完全可以独立去分析、判断一件事的真相。如果我们长期听信一言堂的谎言，慢慢不再使用自己的头脑，他就几乎等于是个无脑人，那这个人活着也可以说是死了。”孩子们听的很认真，有的表情凝重，似乎陷入了某种思考。“听信谎言有时会付出巨大的代价，四川大地震，就是人们听信了邪党部门说没有地震的谎言，人们在毫无防范之下，悲惨死去。更可怜的是，其中很多正是象你们这样天真又可爱的孩子。”

他们都活跃振奋了，仿佛突然间，封锁他们的门已打破，发现了原来有一个聪慧又正直的自己。璀璨祥和的真理之光，照耀着他们的身心。很快暑假到了，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更多了，

功课之余，我们一起探索宇宙的奥秘，了解敬天知命的神传文化，分享“真善忍”带来的美好，并关注中国的现实：邪党毒害众生、迫害信仰“真善忍”的大法弟子。孩子们畅游在自由、广阔的世界里，对是非都有自己独立、清晰的判断。当我们谈到“天灭中共”的天象变化时，孩子们纷纷发言，坦诚又直率。

“老师，在我老家有一个说法：红领巾是死人结，谁戴谁倒霉。所以我们没人戴。”一位新来的外地男孩大声说，“中共其实就是一个外来强盗，共产党也就是共同铲除的党。”

“老师，四川大地震时，校园倒塌了，为什么一墙之隔的政府大楼却安然无恙？为什么不让国外救援队紧急援助？可见它们把人的生命当成了什么。”

“我想起一件我家亲戚的事：我姨奶生了重病，在床上躺了好几年也不好，有一天他们墙上挂的马克思像掉下来了，奇怪的是，我姨奶的病竟然好了些。我姨爷非常爱我姨奶，马上把墙上挂的什么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十大元帅的像全撕了下来，我姨奶慢慢竟能下床了。我姨爷发现这个窍门，把所有的毛像瓷的呀、金的呀一大堆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哗啦啦全砸了，奇迹出现了：我姨奶彻底好了。从那以后，我姨爷看见邪党的东西就砸。”

“老师，我爸爸得了很多带有邪党标志的纪念章和证书，我把没用的偷偷烧了，把有用的放在一个木头盒里，做那些东西的骨灰盒，我想放在我家不好，但又没地方，我就想了个办法，在盒子底下写了个‘灭’字。当天晚上，我好像出了一种功能，耳朵里飘着一种仙乐般动听的声音，我听了很久才消失，我爸爸妈妈都没听见。”

“还有，你们知道吗？寺庙有邪党管着都不灵了，一次我爸爸开车带我去山里的大寺庙玩，人们都跪拜大佛像，我感到不舒服就不想拜它。我们临走快出大门时，我忽然感到佛像后面有东西，我也没回头，但却看到了妖怪似的魔鬼，好象把拜它的人身上的精华之气吸走了，它得意的怪笑呢。我想，真的象老师说的：只有法轮大法才能救人。”

“有一次我爸爸骑摩托车带我，在大路口被一辆汽车撞出十多米，我马上想起老师告诉的，念‘法轮大法好’，让我爸也念，我爸爸看我没事，就说，书包里有大法传单，没弄坏就好。司机吓坏了，我爸还安慰他说，我们没事，不讹人。”

孩子们的话，就象叮叮咚咚的清泉，回响在山谷里，发出嘹亮美妙的乐音。这时我脑中闪出一个想法：我要给孩子们一个惊喜。我保守着一个秘密：教室里开了好多婆罗花，我一直在等待时机，现在正是时候。

第二天，学完了课程，我喜悦的说：“孩子们，神佛为我们送来了礼物。”

“真的？老师快说，我们好期待。”
“佛经上记载：有一种圣花，名叫优昙婆罗花，此花无需凡间的土和水，可以随处生长，她三千年一开，开时有法轮圣王，驻世传法度人。此花极为祥瑞，有福者见之。”

“老师，这花多大？什么颜色的？”
“此花茎细如发丝，花朵洁白如玉，妙不可言。”

“不会我们也有了？”

“对。花就开在我们教室的窗户上，我们排好队，按顺序看，不要轻慢了圣花。”孩子们乖乖的按着顺序，激动的观赏着，纷纷赞叹此花的奇妙：那么细小，那么洁白，又不需水土。后来我们又站到桌子上，因为窗户的顶棚上还有好几朵，因在暗处，当我把电筒打开时，在光的辉映之下，婆罗花白的透亮，静静的，好似无语的凝望，又似久违的问候。

“老师，好像是法轮圣王在鼓励我们。”孩子们说。

我想到师父对弟子的呵护、对众生的慈悲，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感恩。

从那以后，他们对大法更认同了，孩子们的表现真让我惊喜连连：

“老师，我在一元纸币上写：共产党死，法轮大法好。我写了好几张，看楼下人多，我就撒了下去，人们都抢着拣，有的还念呢。”

“老师，我家收到了很多法轮功小册子和传单，我还带了几张来。”他边说边把传单给大家，孩子们急忙凑在一起看，没得到的还跟他要。

“老师，我在计算机上发‘法轮大法好’，网群有成百上千人收到，后来不知怎么死机了，又不知怎么回事被我启动了。我想了个办法：上网吧去发，发完就走人。”一个很顽皮、功课也非常棒的男孩说。

“老师，我有个好朋友，他把大法护身符撕了，我劝不住他，结果他病了好几天，我担心他进不了新宇宙。老师还告诉我们，把真相讲给家长，我爸妈没反对，但我爷爷说xx党好，还问我



听谁说的，我保护老师，不告诉他。”

“老师，我的存钱罐里存了好几十块钱，我要把这些钱捐给法轮大法。”一个女孩说。

“老师，我姨奶过年给了我一百元压岁钱，我不想花，我把它献给大法，让大法弟子用它救人。”一个男孩说。

孩子们的声音一阵阵在我耳边响着，小小的生命在听闻大法的真相之后，他们的小脸看起来就象天使，闪烁着动人的光辉，他们的眼睛是那么明亮，就象一颗颗宝石。

在整个暑假中，我们又教室的白墙上、窗户上，新发现了更多的婆罗花，有一百朵之多，孩子们下课之余，每天都寻找，每天都有惊喜。后来在教室外面找，淡红色的墙上，开放着一丛丛洁白无瑕的小花，教室后面的花园里，草丛里、花叶上、铁架上、给孩子们玩耍搭的凉棚上、厨房里、蔬菜上，到处开放着这圣洁的灵花，数也数不清。每一朵洁白的小花，都代表着一颗虔诚、喜悦的心，代表着孩子的一个感恩，对大法“真善忍”的感恩。

有一天，一个小女孩告诉我：“我梦见老师在一个天上的花园里，花园里的一切都金碧辉煌，说不出的好。”仿佛间，我看到许许多多的孩子们，和洁白的小花交相辉映，闪闪发光，化成美丽的优昙婆罗花园。

法轮功给她换了心

文/乡音

黑龙江双城市有一位法轮功学员，是个农村妇女，今年五十七岁了。修炼法轮功前，脾气别提有多坏。就说她那骂人，骂丈夫，早上起来，就开始骂，一直能骂到晚上都不带歇的。骂孩子，她还有间断的时候，可是骂丈夫，她是一刻都不停。骂一天了，到晚上总该消停了，可是她骂的兴起时，丈夫睡着了，她能揪着他的耳朵把他叫醒听她骂。骂丈夫，成了她的家常便饭，一天不骂就急的慌。有时连她自己都觉得，女人堆里再也找不到象她这样的人了。

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日，她开始看法轮功的书。只看了三天，以前多病的身体就全好了。而且心情也莫名其妙地变好了，又抱柴火又做饭的。早就被骂服了的丈夫有点讨好地给她：“你真傻，三天怎么能治好病呢，依我看，纯粹就是精神作用。”

以前都是丈夫先起来做饭，炼了功后，她就先起来做饭。丈夫感动地说：“这回真是享福了！”以前吧，家里穷，吃饭时，她专挑好的吃，不愿吃的，就给丈夫；炼了功，她把好吃的都让给了丈夫。

就这样过了二十多天，丈夫对她说：“我看，这可不是什么精神作用，你们法轮功老师真有两下子，能把一个人的心给换了！”

就连她自己的母亲到她家看到她的变化，都说：“你真的变了，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！你知道吗，法轮功把你的心给换了！”



“糟糠之妻”不可弃

史鉴 整理

传统文化说：“糟糠之妻不下堂”、“一日夫妻百日恩”。古人认为：休妻弃妻会遭到报应。

后悔不已，从此与妻子和谐恩爱，发誓白头偕老。几年后某公中了状元，担任了京城要职。

清朝宁波有个葛观察，他读书的时候，每次去学塾经过路边一座庙，都要作个揖再走。庙里的神灵就托梦给庙祝，说：“葛状元每回经过这里都要给我作揖，我这小神受不起，只好慌忙起身回避，实在受不了这折腾。你一定要为我在门口建一堵屏障。”庙祝在乡里奔走筹划，将要聚众兴工，又梦到庙里的神灵说：“不用了，葛书生帮人写休书，上天已经把他的科举功名削掉了。”原来乡里有人想抛弃他的妻子，就出一两银子托葛书生帮他写休书。葛书生心想：我不写，他也会找人写，一样救不了他的原配；反而伤了我跟他之间的感情，结下怨恨；还不如顺水推舟送个人情，赚一两银子。葛书生就胡里胡涂写了，等到听庙祝这么一说，才汗流浹背，后悔莫及。葛书生就找到那个要休妻的人，苦口婆心竭力挽回他们夫妇的婚姻。后来葛书生中了举人但没有中进士，仕途做到监司就到头了。

现代人传统道德观念淡漠，对婚姻随随便便，把古人说成是被“封建礼教束缚”。如今大陆社会上二奶、婚外情司空见惯，足见大陆人的道德已沦落到何等程度。其实，一时感情冲动代替不了理智和伦理，人破坏婚姻导致的烦恼未必比维系婚姻的烦恼少。而且人在无知中随波逐流、为所欲为，却不知这会给自己削减阴德、带来报应。婚姻是终生大事，今生婚姻是前世因缘注定，婚姻是在天地神灵面前订下的契约，是不能想离就离，想不忠就不忠的。

(据清·梁恭辰《北东园笔录初编》)

清朝某公，是先辈名人，家庭本来是名门望族，他孩提时就与富翁家订下亲事。他父亲慷慨好施，把积蓄都施舍空了，临终时家徒四壁，只把阴德留给某公。某公非常贫困，考上秀才后，东求西借才筹到一笔钱把媳妇娶进门。富翁却嫌女婿太穷，偷偷反悔，用一个婢女把小姐掉包。那位婢女倒也端庄温婉，某公不知道她是替身。后来某公前往岳丈人家，乡里无赖们不怀好意，群起嘲弄他，叫他婢女的女婿，某公非常愤怒，要无赖们闭嘴赔礼，却遭到无赖们的嘲笑奚落。某公回家偷偷问妻子，妻子据实相告，某公才如梦初醒。之前，某公曾梦中到一处地方，朱栏碧瓦，完全不是人间景象，有几位女郎在一起绣一件锦袍。某公问她们，她们说：“这是新科状元穿的衣服。”某公仔细一看，锦袍襟袖间用红笔写了两个字，正是自己姓名。某公醒后欢喜不已，颇为自负。如今某公知道自己竟然娶了一个贱婢，丢人现眼，非常气恨，暗想他年我富贵之后，一定重娶名门闺秀扬眉吐气。一天晚上，某公又梦到之前的地方，刺绣女郎却态度冷漠，不予理睬，再看襟袖间的字，模糊不清，就要消失了。某公大吃一惊，急忙问为什么。女郎随口说：“这小子刚刚萌生了弃妻一念，上帝命令状元换别人做了。”某公猛然惊醒，深深

